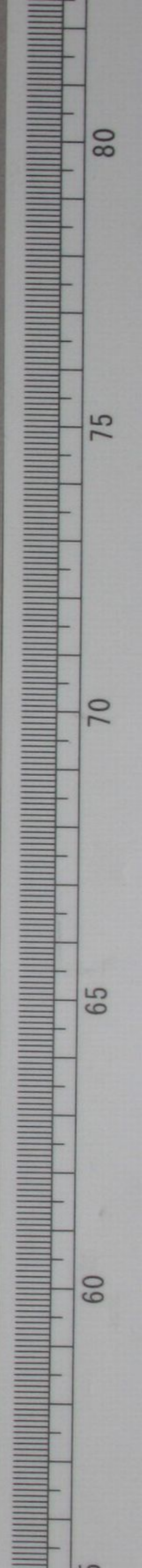




文帝書鈔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91
1



光緒壬午年荷月

文帝書鈔

板存京都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北永盛齋刻字
舖內愿就印施者不拘多寡隨時彙印每部紙張
裝訂工價紋銀

重刻

文帝書鈔序

今夫規勸之書傳於世者夥矣而反復丁寧則未有若茲書之詳且盡者然非心摹力追觸類旁通則雖家藏一編祇供塵封不良可惜乎向來朱大中丞集寶訓之大成詳為稱述刊行於世誠所謂仰體聖心樂善不倦者也若或視為無奇輕於棄置

F0291-(1)

非惟有負 至訓竊恐獲戾滋深矣 元德
自癸亥歲始遇是書伏而誦之不禁喟然
興嘆謂此真渡迷之寶筏入道之階梯也
殊恨得見之甚晚焉重爲是刻公諸同好
竊願讀是書者體

文帝垂教之心推 中丞集成之意恭敬奉持
更爲流布俾好善者勸勉益專而悔過者
懲創彌切則是書之有關於世道人心也

豈淺鮮哉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二月穀旦太谷范元
德識

太谷范元德子儀重刻

嘉慶六年...

重刻

文帝書鈔序

從來勸懲之書不難于傳而難于信傳而弗信雖家藏一編祇供塵封蠹蝕耳於勸懲之實非有裨益也方今天下士子咸服文帝之化朱大中丞書鈔一刻集寶訓之大成與上等人說性理與平等入說因果覽之者翼然肅然洋洋然真有見於臨之在

上質之在旁者而自不容已於改惡向善之心夫惡之宜改夫人而知之也善之宜向夫人而知之也而一出於

聖訓之諄諄則若向實未嘗有知而知之方且自今始其德盛者其化神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而中丞之刻是書誠可謂仁術獨得矣然則是書之在今日又不患人之不信也而第患其傳之不能廣此

永恒重

刻之舉所爲竊不自揣仰體

文帝之心旁推中丞之意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倘得大有力者再事闡揚更加流布俾天下士子人知勸懲其爲世道人心之計又豈小補云乎哉

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十一月穀旦五
臺李永恒謹識

士入束髮讀書則知尊

文昌帝君。而或不能覽全書。詳本末。是數典而忘其祖也。珪年十二三歲時。先君子授以陰騭文。竊敬信之。然早竊科名。叨祿仕。每一自反。實用愧怍。蓋

上帝

君親之錫我厚矣。而所以致之。而欲報於罔極者。茫然可畏也。又嘗以未得讀

帝君全書爲憾。丁亥。司臬楚北友人爲予借得
文帝全書三十二卷。蓋溲浦劉體恕所刻也。書
分內外函。皆朱字半隱見。竟卷讀之。如游包山
觀禹書矣。於是益激發夙志。思刷其積愆。而公
善於同好。以外函多篆籀。不及鈔。乃擇鈔內函
二十四卷。爲十四卷。刻之以廣其傳。竊考
帝君降自恒宿。歸神紫垣。歷十七世。九十七化。
至於無極。然皆本之忠孝。而以爲善。誘天下萬

世。使人自求多福。而消沴氣於無形。蓋不忍之
心。天地之心也。故功德配乎天。而主宰是珪。願
讀是書者。能體

文帝覺世立教之心。而思善力行不倦。庶幾不
愧乎士。不愧乎人矣。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大興朱珪敬識

八章直與帝君大旨相發明。所以爲文明之首出乎。宜其藏之天府。斗爲之旋。道爲之運。置之巖阿。山永不崩。貯之水府。波臣順澤。麟趾不踐。生草鳳凰。不食昆蟲。仁鳥反哺。順竹衛母。種種皆慈孝仁化所感。誠大羅命世至寶。實爲吾儒立教不易之宗。濬幼服帝訓。每日持誦是經。一夕靜懋文鏡齋頭。夢帝君告誠曰。子誠能廣布經文。普勸世人。我當保汝甲第聯雲。位極文臣。濬因與同人構梓。翻刻廣施。凡五千餘卷。闡試之日。見奎斗執筆挾卷。跳躍於前。卷上大書金

字曰文昌孝經。須臾不見。頓覺祥光滿塲。屋巽香襲肢體。文思大徹。揮毫如意。果得天選高擢。噫嘻。濬之堅持孝經。非以期驗也。乃得奇驗。應兆如此。始信帝君爲靈。赫赫垂訓。凜然孝與不孝。洞鑒無遺。聖天子至治丕變。以孝爲本。孰有加於經文開化之顯著哉。於是載鐫而闡述焉。以見孝宜自盡。爲斯人之首務。庶不負帝君之諄諄告誡云。

明宏治五年三月吉旦。少保大學士邱濬仲深氏瓊山甫敬述。

原跋

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後天之文昌也。育子一章。非卽北山生我之詩乎。體親一章。非卽色難無違之體乎。辨孝一章。非卽養口體養心志之辨乎。守身一章。非卽臨淵履冰之守乎。教孝一章。非卽入孝出弟之教乎。孝感一章。非卽大德達孝人無間言之事乎。吾師瓊山邱太師。性不喜談佛老。獨謂曾子十八章。直與帝君大旨相發明。信服聖訓如此。誠以其大有功於儒教耳。夫乳哺成人。心無盡而力豈休。養生送

文帝書鈔目錄
三
死。事有終而心罔極。聖賢不過教人自盡。而經天緯地。實不出此。所以諄諄告誡者。皆吾儒淑身治人務本行道大學問。鑿也。誌之。愧未逮也。
明宏治五年三月內翰林侍讀學士王鏊敬跋

文帝書鈔目錄

卷一

文昌孝經

卷二

化書上

卷三

化書中

卷四

化書下

卷五

大洞經示讀上

卷六

大洞經示讀中

卷七

大洞經示讀下

示蒙偶吟附

卷八

本願經

卷九

救劫經

卷十

延嗣經

卷十一

聖訓上

陰騭文

覺世文

勸行社倉文

勸敬字紙文

欲海廻狂寶訓

蕉窗十則

三教歸一論

命彭定求三篇

戒士子文四篇

警世文三篇

十戒

勸孝文

勸孝歌

八反歌

勸世百字歌

清河內傳

紫府飛霞洞記

太上感應篇序

呂祖叅同經序

玉皇本行集經後序

本行集經跋

卷十二

聖訓下

鱣壇勸世文六條

鱣壇語錄十二條

廣化一集語錄一條

觀心齋語錄三條

命纂功過格書論

示行致善籍功過格訓文訓詞附

戒問吉凶禍福示

重示陰騭文

命高名望等宜示訓世文

十戒十宜

全孝心法

靈應大帝事實 以下四篇附

神授夢徵

感應實錄

文昌祠記

卷十三

陰騭文註上

卷十四

陰騭文註下

文帝世紀

朱珪敬述

帝君姓張。初生於吳。在周武王時。仲春夜半。張翼流光。降於隱者張叟家。名善勳。稍長。能誦唐虞大訓。躬耕得金像。或曰元始天尊也。以鎮海患。為母吮疽。割股以療之。娶仲氏。生子淵石。先是夢天尊授以大洞經。及父母同日歿於疫。洪水決墓。誦經而流。改。又夢得法籙。疫鬼受治。益。

文帝書鈔

世紀

一

療疾有名。聞於周。當成王時。召爲醫師。遷司諫。致仕歸。聞西方化人之道。而厭世焉。神游洞庭。君山。受帝命爲之主宰。久之。聞舟中婦人哭聲。心悲而墮。是名張忠嗣。字仲父。無忌。以保氏諫厲王。竄死於南。母黃遺腹生仲。旣長。登肺石白父冤。宣王命嗣爲保氏。生子然明。楸陽。以楸陽爲兄。允思後。居祖平子及妣趙氏之喪。盡哀友。京尹吉甫作沔水之詩。以解其譖。吉甫奏功所。

謂張仲孝友者也。宣王稍怠政。罪師氏。韋仲將乃作白駒之詩。以諷王。感之。遷大夫。初仲諫。王無以宮涅爲太子。及幽王立。亟諫。且乞骸骨。遂賜酖。魂無所歸。西之蜀。雪山。帝命行化蜀北門。秦謀蜀。蜀王寵五丁。開金牛道。迎秦女。於是自稱北郭張生。三諫不聽。乃化大身。截劍嶺路。五丁逐之。穿山腹七曲。而首出於頂。盪山崩。五丁五婦死。蜀卒并於秦。乃游崆峒。謁老氏。授以

大丹惡秦之暴請於帝帝命為赤帝子子降生於漢則趙王如意也惟呂后之難憤母冤化神蛇吞諸呂後身而邛池陷謫邛池龍遇釋迦得度復生於張名勳令清河有善政當東漢章帝時又生順帝時為張孝仲兼治幽明又生河朔為鄧艾從事以行軍司馬從伐蜀中流矢卒考漢譜系疑是張烈宿怨既盡遂應天詔晉武帝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之夜以晉書考之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則二月四

日當再降於金馬山張老之家名亞字霧夫夢乘白羸天吏引入巨穴乃梓潼之七曲也既超悟累劫雪然神化乃稱謝艾往謁張軌拜主簿與姚萇友假以鐵如意焉在隋為文中子王通講道於河汾在唐則元宗僖宗幸蜀扈御有功至宋為張魏公浚中興將相再造社稷自是以後常飛鸞行化通天人之交而誘天下以善故仁溥品物德峻配帝錫類則稱張仙司命則曰

文昌主坤維而化四極。本冥命而幹九天。其顯道神德。具見化書孝經大洞經諸篇。世之本末。畧著於紀。

文昌孝經

大興朱珪石君敬校
五臺李永恒壽山重刻

開經啟

浩浩紫宸天。郁郁寶華筵。文明光妙道。正覺位皇元。振嗣恩素重。救劫孝登先。大洞完本願。應驗子心堅。

育子章第一

真君曰。乾為大父。坤為大母。含宏覆載。胞與萬有。群

類咸遂各得其所。賦形爲物。稟理爲人。超物最靈。脫離蠢劫。戴高履厚。俯仰自若。相安不覺。失其真性。父兮母兮。育我者宏。兩大生成。一小天地。世人不悟。全不知孝。吾今明闡。以省大衆。乾坤養物。勞而不勞。父母生子。不勞而勞。自字及姪。自幼迄壯。心力所注。無有休歇。十月未生。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耽娘如山。筋疼血滯。寢處不舒。臨盆性命。若不自保。父心關惻。母體擔虞。縱令易誕。費盡勞苦。若或遲久。不行分娩。艱難震恐。死中幸生。幾舍其母。始獲其子。一

月暗居。三年乳哺。啼卽懷抱。猶恐不調。睡令安寢。戒勿動搖。含食以飼。貼衣以裹。諒其饑飽。適其寒暑。痘疹關煞。急遽驚悸。呶唔解語。匍匐學行。手不釋提。心不釋護。子旣年長。恐其不壽。多方保持。幸而克祐。籌畫有無。計其婚媾。厥齡方少。諸務未曉。一出一入。慮處念之。綢繆咨嗟。諄諄誠命。親心惆悵。子方燕樂。教之生計。教之成業。母誕維艱。父誨匪易。雖至英年。恤若孩提。食留子餐。勝如已餐。衣留子衣。勝如已衣。子若有疾。甚於已疾。有可代者。已所甘受。子若遠遊。行

旅風霜夢寐通之。踰期不歸。睛裂腸斷。子有寸善。誇揚樂與。子有小過。回護遮蓋。暗自傷心。恐其名敗。子權賢能。父母有賴。子若不肖。父母誰倚。子若妄爲。父母身危。作事未事。俱切親情。芽栽茁培。堂基構植。母勤子生。父作子述。其行其志。不厭其苦。憐子念子。何時放置。形或暫離。心恒無間。貴如帝王。神如天竈。顯如公卿。賤如編戶。愚如齊氓。皆如是心。窮達愁樂。存歿明幽。皆如是心。混沌初分。亘古及今。普天匝地。綿綿惻怛。父母之心。無不如是。如乾覆物。如坤載物。和

藹。流盈。充塞兩間。莫大慈悲。無過親心。

卽說偈曰。萬般勞瘁。有時休。育子辛勤。無盡頭。字懷耐苦。終無厭。訓誨循徐。不憚求。一葉靈根。非易植。窮年愛護。幾會優。子俱親。自身栽養。親老心。猶爲子籌。又說偈曰。真誠一片。結成慈。全無半點飾。虛時慈中栽。養靈根大。生生不已。自無涯。

靈慈神咒。佛菩薩菩提心。大羅會上。陀羅尼。一切救苦難。無過我親心。聖主仁君。救濟生靈。不忍一匹之不生。無如愛子心。靡所不至。誠推極仁惠者。孰能

論二人

體親章第二

真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將子心。親曲體之。凡
爲人子。當以二親體我心者。還體親心。體我此身。骨
稟。父生肉。稟母成一膚。一髮。或有毀傷親心。隱痛子
心。何安心爲身主。太和蘊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
有不孝。失親本來。孝先百行。根從心起。定省溫清。時
以敬將。每作一事。思以慰親。每發一言。思以告親。入
承親顏。親歡我順。親愁我解。出必告親。恐有惡行。以

禍親身。歸必省親。恐有惡聲。以拂親心。力行戒慝。隨
時加惕。口業不干。身業不作。恐有意業。欺親欺身。恐
有心業。累身累親。我有手足。父母一體。異母兄弟。總
屬天倫。恐有參商。殘親支體。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
有乖戾。傷親骨肉。祖會上人。恐失奉事。悖親孝思。子
孫後裔。恐失字育。斷親嗣脈。恐失教訓。敗親家規。子
姪世系。恐失敦睦。貽親庭釁。我夫我婦。子媳之職。恐
失和敬。致親不安。我有姻婭。屬親至戚。恐失夙好。致
親不寧。上而有君。爲親所主。恐有不忠。致親以逆。下

而民物與親並育。恐有不恤。損親之福。外而友朋。爲親之輔。恐有不信。絕親友道。師爲我法。卽爲親箴。事恐失賢。以違親訓。匪人壬人。親之所遠。交恐不擇。以累親志。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親所敬畏。恐有冒瀆。妄干天怒。致重親辜。俯而地厚。群生資始。親所奉履。恐有褻侮。業積暴殄。致延親禍。中而神祇。司我親命。恐有過犯。致滅親紀。一舉一動。總期歸善。以成親德。我親有善。身順其美。救人之難。卽是親救。濟人之急。卽是親濟。憫人之孤。卽是親憫。容人之過。卽

是親容。種種不一。觀親至意。親或有過。委曲進諫。俟其必改。以善規親。猶承以養。養必兼善。方得爲子。人各有親。曷不懷思。父母在日。壽不過百。惟德之長。垂裕彌遐。是以至孝。親在。一日得養。一日堂上。皆存膝下。完聚人生。最樂。惜此光陰。誠不易得。玉食三敝。勺水一菽。各盡其歡。加餐則喜。減膳則懼。貧富豐嗇。敬無二心。願親常安。恐體失和。疾病休戚。常係子心。一當有恙。能不滋虞。藥必先嘗。衣不解帶。服勞侍寢。愈則徐調。食不輕進。相其所宜。倘或不痊。延醫詢卜。酒

不沾唇。至心禱祝。殫厥念力。以求必痊。終天之日。飲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槨。多方自盡。三年哀痛。晨昏設薦。佳塋厚穴。安置壟坵。禮送歸祠。親魂有托。廟享墓祭。四時以妥。去親日遠。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聞若覩。動息語默。尋聲覓迹。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經斯彰。嗟爾人子。縱能如是。體之親心。未及萬一。

偈曰。幼而得親全。安樂不之曉。設無雙親在。饑寒難自保。遭此伶仃苦。方思親在好。又說偈曰。嬉嬉懷

抱中。惟知依二親。何至長大後。漸失爾天真。我親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養兒。我又恤之深。反觀覺愧悔。方知父母恩。又說偈曰。室家是親成。豈是離親地。莫道風光好。遂把親歡易。貧賤是前因。豈是父母遺。生不托親體。我并無人身。莫怨生我苦。修來自有昇。富貴是親培。豈是驕親具。親若不教我。何有富貴遇。報本正在此。赤胆安可替。最易忘親處。尤宜加省惕。

真君曰。子在懷抱。啼笑嬉戲。俱關親心。實惟真摯。爲

人子者能如是否。試一念之。何能暫釋。父母強健。能嬉能笑。能飲能食。子所幸見。父母漸衰。嬉笑飲食。未必如常。子心所惕。責我不楚。憐親力弱。嗔我聲微。憐親氣怯。愈加安養。勿致暫勞。父母逝世。苦無嬉笑。及我顏色。苦無怒詈。及我身受。縱有厚祿。親不能食。縱有錦帛。親不能被。生不盡歡。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親。祭享悠遠。隔不相見。思一慰之。悲哀無地。言念斯苦。實難為子。

乃說傷曰。親昔養我。豈比強壯年。我方學語處。親

疑我啼也。我方跽步時。親疑我蹶也。我方呶啻處。親疑我疾也。我方思食處。親知我饑也。我方思衣處。親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體恤在親先。親今且垂暮。亦豈強壯比。欲將飼我者。奉親膳養時。欲將襪我者。侍親寢息時。欲將顧我者。扶親衰老時。欲將育我者。事親終天時。何者。我曾盡全然不之覺。生我何為者。能不中自怍。

孝子明心寶咒。以此未及萬一心。時時處處體親心。當思愛養恩勤大。每想懷耽乳哺深。日在生成銷

仰中覆載風光父母仁何殊群物向春暉切切終身抱至誠

辨孝章第三

真君曰吾今闡教以示大衆親存不養親歿不葬親祚不延無故溺女無故殺兒父母客亡骸骨不收爲大不孝養親口體未足爲孝養親心志方爲至孝不能養歿雖盡孝未足爲孝生既能養歿亦盡孝方爲至孝生我之母我固當孝後母庶母我亦當孝母或過繼母或載嫁生我勞苦不可負生而無苦

育父母且不可忘何況生我同母兄弟我固當愛前母兄弟我亦當愛同氣姊妹我固當和連枝妯娌我亦當和我生之子我固當恃前室遺子我亦當恃衆善家修無不孝推如是盡孝始克爲孝始知百行惟孝爲源我孝父母不敬叔伯不敬祖曾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子孫不敦宗族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和姻婭不睦鄉黨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忠君上不信師友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人民不恤物命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天地不敬三光不敬神祇於

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聖賢。不遠邪佞。於孝有虧。我
孝父母。財色妄貪。不顧性命。知過不改。見善不爲。於
孝有虧。淫毒婦女。破人名節。於孝有虧。力全名節。於
孝更大。奉行諸善。不孝吾親。終爲小善。奉行諸善。能
孝我親。是爲至善。孝之爲道。本乎自然。無俟勉強。不
學而能隨行而達。讀書明理。因心率愛。因心率敬。於
孝自全。愚氓愚俗。不雕不琢。無乖無戾。孝理自在。苟
具靈根。知愛率敬。於孝可推。孝庭子容。孝
盡婦儀。孝男端方。孝女靜貞。孝男溫恭。孝女順柔。孝

子誠懇。孝婦明潔。孝子開先。孝孫承後。孝治一身。一
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順。孝治一國。一國斯仁。孝
治天下。天下斯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通於上下。無
分貴賤。

偈曰。世上傷恩總爲財。誠比諸務尤爲急。相通相讓
兄和弟。父母心歡家道吉。財生民命如哺兒。祿奉君
享如養親。本之慈孝爲源流。國阜人安景物熙。又
說偈曰。子賴親安享。不思盡孝易。若或罹困苦。方知
盡孝難。難易雖不同。承順是一般。又說偈曰。今爲

辨孝者辨自夫婦始。孝子賴賢助。相厥內以治。后惟盡其孝。君得成其緒。婦惟盡其孝。夫得成其家。同氣因之協。安親無他意。自古賢淑妻。動卽爲夫規。上克承姑順。下克撫媳慈。從來嫉悍婦。動卽爲所惑。承姑必不順。撫媳必不慈。惟盡爲妻道。方可爲人媳。惟盡爲媳職。方可爲人姑。身有爲媳時。亦有爲姑日。我用身爲法。後人無不格。嬪妃與媵妾。致孝以安命。婦德成夫行。化從閨中式。所係重且大。淑訓安可越。又說偈曰。辨之以其心。毋使有不安。辨之以其行。毋使

有或偏。辨之以其時。毋使有或遷。辨之以其倫。毋使有或間。大小各自盡。親外罔所愆。誠僞在微茫。省惕當所先。又說偈曰。親懷爲已懷。至性實綿綿。卽是佛菩薩。卽是大羅仙。純孝闡微咒。萬般切已應。爲事俱從一。孝叅觀到胸中。認得真分曉。孝上行來總是道。

守身章第四

真君曰。所謂孝子。欲體親心。當先立身。立身之基。貴審其守。無身之始。身於何始。有身之後。身於何育。有

挾俱來。不可或昧。當思在我。設處親身。愛子之身。勝於已身。菩菩乳哺。望其萌芽。冀其成材。寸節肢體。日漸栽培。何一非親身自勞苦。得有此身。親愛我身。如是之切。保此親身。豈不重大。守此親身。尤當倍篤。遵規合矩。如前所爲。矜驕不形。淫佚不生。嗜慾必節。父母之前。聲不高厲。氣不麤暴。神色溫靜。舉止持祥。習久自然。身有光明。九靈三精。保其吉慶。三尸諸厭。亦化爲善。凡有希求。悉稱其願。兢兢終身。保此親體。無虧而歸。是謂守身。苟失其守。魄然軀殼。有負父母。生

而猶。抑知人生。體相完備。卽有其神。身日在身。各
有處所。一身運動。皆神所周。神在臟腑。欲不可縱。神
走四肢。刑不可受。縱欲犯刑。非傷卽死。凡有身者。所
當守護。守真爲上。守心次之。守形爲下。愚夫匹婦。無
所作爲。亦足保身。何爾聰明。奸僞妄作。昧性忘身。沉
溺欲海。全不省悟。大羅天神。觀見斯苦。發大慈悲。降
生聖人。以時救度。惟茲聖人。躬先率孝。加檢必謹。加
恤必至。不忍斯人。墮厥親身。一切裁持。遂其所守。種
種孝順。當身體物。體在一身。化在衆生。昇茲凡有。同

歸於道。身枯不動。肆應常普。如是守身。是爲大孝。卽說偈曰。親視子身重。常視己身輕。人何反負己。損身背吾親。莫將至性軀。看作血肉形。今生受用者。夙世具靈根。又說偈曰。一切本來相。受之自父母。謂身卽親身。人猶不之悟。謂親卽身是。重大不可悞。完厥惺惺體。盡我所當務。無量大道身。圓滿隨處足。又說偈曰。同此親稟受。一般形體具。善哉孝子身。超出浮塵世。以茲不磨守。保鍊中和氣。真培金液形。元養玉符體。廣大不可限。生初豈有異。

孝子金身咒。惟此光明孝子身。果是金剛不壞身。化成卽在當身內。現出千千万萬億身。

教孝章第五

真君曰。孝自陸具。教爲後起。世多不孝。皆因習移。意旣罔覺。智又悞用。聖人在上。惟教爲急。教之之責。重在師傅。尤當慎擇。賢良之師。化惡爲善。不賢之師。變善爲惡。師而不教。過且有歸。教之不善。其罪尤大。不賢之師。導之匪僻。引之邪佞。養成不肖。流爲凶頑。越禮犯紀。妄作無忌。雖欲救之。急難格化。如是爲教罪。

實非輕。藥石之師。惟賢是與。行已端莊。導人忠信。教不他設。孝無畸行。因其本然。還所固有。朝敦夕誨。幼育長循。惟茲孝弟。化行是先。雖至愚氓。無不曉習。如是爲教。功實不少。爲功爲罪。職豈易任。惟名尊嚴。其實如何。孝弟是宗。能孚孝者。弟亦本諸。助君爲理。轉移風俗。全在師儒。教不可悞。師不可違。自重。在師。率教在弟。孝原自具。有覺斯興。

得曰。孝弟雖天性。良師當時省。一或于不孝。何能全弟行。罪愆有攸歸。師實難卸任。能作如是觀。訓之方

有定。又說偈曰。教雖惡。良師人亦當自謹。無自于不孝。徒然費師訓。

孝感章第六

真君曰。吾證道果。奉吾二親。昇不驕境。天上聚首。室家承順。玉真慶宮。逍遙自在。吾今行化。闡告大衆。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魘煞禍侵。孝子之門。鬼神護之。福祿昇之。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才化成。惟神敬孝。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水難出之。火難出之。刀

兵刑戮疫癘凶災毒藥毒蟲冤家謀害一切厄中處
處祐之孝之所至地獄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親皆
得解脫四生六道餓鬼窮魂皆得超生父母沈疴卽
時痊愈三十六天濟度快樂七十二地靈爽逍遙是
以斗中有孝弟王下有孝子光耀乾坤精貫兩儀氣
協四維和遍九垓星斗萬象莫不成熙神行河岳海
波不揚遐荒是奠遐邇均孚孝之爲道功德普遍
偈曰迹顯心亦顯感應固神妙若有心不孝盜名以
爲孝假以欺世人中實難自道迹或似不孝身心實

盡孝世人競黷之心惟天可告獨此兩等人感不編
纖毫天鑑不可欺禍福時昭報

真君曰稟哉凜哉今勸世人遵吾修行感應之機速
於衆善背吾所言天條不赦萬劫受罪夫人之生養
親有缺且難爲子何況世人毀罵父母腹誅父母親
且毀罵毆叔詈伯弑君凌師無所不爲子在懷抱氣
不忍吹及其長也愛之者真訓之者嚴以愛子心用
之撻楚撻亦是愛嗔亦是愛卽有盛怒子惟柔順欲
再杖時手不能下何爾世人拒親責已如抗大敵天

怒地變。豈容大逆。子有病厄。親處不安。何於親疾。絕
不關心。子有勞苦。親闕痛癢。何況我體。犯法極刑。子
苟不畜。決不會乾。冀其重生。傷人七情。何爾世人。父
母終天。未及三年。思慕中衰。饗祭失時。親骨不葬。且
干不孝。何爾世人。貧發親塚。賣穴暴露。嗟爾父母。念
念及子。何爾世人。凡事用心。獨於父母。有口無心。不
肯實爲人之一身。諸般痛楚。何處可受。何爾化外。火
焚親屍。全無隱惻。美名火葬。於心最忍。夫人之死。口
不能言。肢體難動。心實未死。猶知痛苦。過七七曰。心

之形死。其形雖死。此心之靈。千年不死。火焚而熾。碎
首裂骨。燒筋炙節。立時壅縮。心驚肉跳。若痛苦狀。俄
頃之間。化爲灰燼。於人且慘。何況我親。抑知冥獄。首
重子逆。閻羅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罹冥法人
盡能孝。多致善行。地獄自空。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
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苟無父母。烏有此身。報
恩靡盡。銜慈莫極。人果孝親。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
列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錫自斗王。是
經在處。可鎮經藏。可概萬行。厭諸魔惡。成大羅仙。長

保亨衢何樂不疑

孝感神應咒。禔叩禔叩。人子心曲。仰事俯育。一家
氣和飛鸞廣度。樂愷先歌。如意寶光。普照長怙。音
禔叩禔叩。盡孝靡他。解盡親厄。消盡親過。罪滅福生。
孝思不磨。超脫九幽。永離網羅。欲報親慈。惟心常慕。
○禔叩禔叩。至孝誠孚。親生福祿壽增。多歸去逍遙。
昇天都。孝思不磨。樂永作娑。唵娑訶。但願人子心常
如在母腹。一呼一吸。中吮血。茹膏液。一血一脈。間俱
屬在父恬。情雖性發。依為命府。陰陽日月。從此蘇和古

字乾坤翕闕從此蘇五聲六律五行蘇五倫妙道從

此蘇太虛有盡處。孝願無嗟磨。化娑化娑。娑化娑化。
唵唵娑唵。

孝子文印偈曰。至文本無文。韞之孝道中。發現自成
章。司之豈容泄。天聾與地啞。非聾亦非啞。特將天地
祕。不使盡人解。朱衣與魁光。變幻文人心。遇彼不孝
子。塞其聰明路。遇彼純孝子。開其智慧途。凡才作仙
品。仙品作凡才。文雖有高下。黜陟豈人操。或因前生
報。或因今生報。今生或後報。必當為孝顯。文章作證

明闡揚在大道。

孝子桂苑。天香心印。得曰。我有蟾宮桂。仙品真足貴。
稟蘊斗星靈。包含月華精。元和鍾妙蓋。枝根挺天衢。
蒼龍覆七曲。光輝連玉宇。栽得大靈根。吐蕊百寶芬。
一萼自天逗。大地萬花稠。流化在人間。所到無不周。
紛紛世上。肖植香豈不茂。易茂亦易落。暫而不能久。
無如天上桂。一萼勝千藪。愈散覺愈遠。愈久覺愈悠。
香隨九天翔。浩蕩風清颺。馨懷萬會秋。真妙永無量。
名之爲金粟。載之在奎斗。珍貯慶宮中。高佔壁樓頭。

不是擎元叟。莫得主其有。若非植善手。莫得攀茲秀。
勿與輕薄子。必以孝爲首。莫下害良筆。莫使褻字手。
孝子之所爲。我當賚賜厚。千祥凝聚處。早把天香授。
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弟人。求攀終莫有。
變孝妄行逆。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
聖人孝天地。大位帝眷祐。須知世所貴。必從天上酬。
祈遊桂苑者。宜認此來由。中間莫錯路。目有非常遊。
億色花香裏。重重寶光覆。洞明萬戶吟。大天疊文秀。
凝成象籀章。結合五霞構。秘篆列繽紛。仙韻不停流。

悉在光中現。徧吸大神洲。盤旋觀不盡。群仙晤以遊。
花隨步履揚。馥自冠裳透。略嗅雲霄桂。洗盡塵俗垢。
千孔與百竅。感香俱靈牖。心腑也充滿。福緣無不偶。
入圃獨推元。垂芳能不朽。寶哉勿輕錫。慎重待孝友。
吾奉九天元皇帝君律令。

乃說讚曰。純孝本性生。無不備於人體。之皆具足踐。
履無難循。以此瞻衣志。無忝鞠育心。在地自爲紀。在
天卽爲經。生民安飲食。君子表言行。父母天親樂。無
奇本率真。人人若共遵。家國賀太平。放之充海宇。廣

之塞乾坤。孝行滿天下。塵寰卽玉京。

說讚未畢。聲聞三界。惠曰。請風一時擁護。爾時有朱
衣真君。恭敬稽首。深會妙旨。演爲慈孝鈞天六羅妙
樂。以廣聖化。爰命金童玉女。著五色霞衣。按歌起舞。
奏曰。

教孝有傳經。奏愷成聲。母慈昱昱。父愛甄甄。子色循
循。妻婉婉。夫閭閭。兄秩秩。弟恂恂。姑仁媳敬。承父携
子。祖携孫。恩勤室藹藹。家溱溱。俱是父母一般心。樂
衍衍。何地不生。至性中篤實。天情懽騰。普天下億兆

馨蒸氣洽門屏俱如家人父母一般心有身有親始
信有君有臣有民師弟良朋咸歸於貞邦家總孝成
願人生過去父母早昇紫庭現在父母祺祿享避齡
化遍乾坤中和瑞凝九光雯百和音漠漠天鈞融融
六字聽雝鳴並坐長春並坐鸞笙直上瑤京達帝聞
爾時樂舞三尋天龍鳳族聲和翔集衆籟騰空香花
圍繞真君喜悅手舉如意更示大衆我方演教宣揚
妙道慈孝感洽化應曠徵遂如是觀衆等寶之傳寫
廣勸勸一人孝准五百功勸十人孝准五千功自身

克孝當准萬功事後母孝准萬萬功親亡事祖如孝
父母准萬萬功善哉善哉諦聽吾言於是朱衣魁星
天聳地啞及諸仙衆懽喜踴躍命諸掌籍載之玉冊
信受奉行

又讚

至孝真詮元皇妙傳得自身體力行間尊科修奉福
祿綿延簪冕裔星聯
南斗文昌元皇道君

七十化書事跡序

化有二理。有變化之化。有教化之化。自無入有。自合
爲今。以幼壯爲老死。以老死爲嬰稚。此變化之化也。
三綱五常。是非邪正。上以風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
此教化之化也。元命者。序太始也。流形者。本太質也。
生民者。明性習也。易俗者。變夷禮也。稽古者。覺後知
也。奉真者。遵道法也。寧親者。報劬勞也。幽婚者。戒苟
合也。淵石者。重育子也。馴雉者。誠感通也。回流者。護
先塋也。降瘟者。顯符驗也。好生者。習醫業也。天官者。

醫業成也。薦賢者。公道開也。格非者。和聖賢也。榮歸者。知止足也。敦宗者。念本支也。歸寂者。遇釋法也。君山者。喜幽清也。感生者。不能忘情也。奉先者。思繼志也。孝友者。繼締緒也。沔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舉讐者。忘私憾也。恤孤者。敦孝友。一作義也。慈訓者。傳內觀也。盡忠者。堅臣節也。棲真者。居雪山也。山王者。始護蜀也。刑賞者。罰淫而舉孝也。存褒者。沮西嶽之擅威。憫無辜之陸沉也。回風者。嘉孝子而罪狂夫也。明寃者。嫉無名而恤無告也。直邑者。滋生齒也。

復降行事之微茫。續為元十七化。予忝職天府。請序其目。七十四。孝廉者。經濟太平之基也。感時者。悼中國王化不行。結信義於交遊也。神扶者。泐水大捷而八公山草木化人形以破符堅也。誅暴者。戒沔吏貪暴。示以異類報也。明經者。彰禮樂。顯先聖之道也。護聖者。命子顯於曲江。而扈禁蹕於萬里橋也。明威者。戒士大夫不欺而守正。則功名可必也。濟順者。奉僖宗以保民也。濟迷者。顯火炬以懲不信也。證果者。悟真宗也。明良者。慶會遇也。忠顯者。佐皇國伐叛逆而

盡忠節也。聖治者。庶事修而歌太平也。武烈者。濟時
康難也。興國者。忠良也。正足者。辭玉府尊降渙號也。
真元者。拯難也。訓逆者。誅不孝以明天令也。拔苦者。
悼亡也。福瀘者。平宿冤也。昭明者。見畢工也。亨屯者。
削僭也。安南者。活生也。復古者。壽文脈也。此書非了
菴則固未顯也。蓋天人相因。不期而然。抑有以表而
出之。觀者宜加敬焉。紹熙閏逢攝提中秋日。英武昭
惠靈顯。成濟忠贊。王崇應大帝李序。

續降化書事跡序

夫陰陽不測。天地之化也。以道設教。聖人之化也。合
乾道之變而藏其用。因聖人之教以寓其跡者。其惟
神乎。以大而言之。麗乎天者。非止日月也。有星辰焉。
有璇璣焉。而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所以不
言而行四時。麗乎地者。豈特草木也。有邱陵焉。有河
海焉。而又敘九疇。分六氣。此所以不言而生萬物。至
於聖人開物成務。法天施不言之化。運至誠贊育之
妙。自微而潛乎心。至大而行之天下。則神之爲用。存

乎其中矣。惟聖人竊而不知者。七曲帝君。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為神為龍。自水府而為天官。由王者而為帝座。或為忠臣孝子。義士廉能。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大率皆以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有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刮者。曩寶嶠所降之化。止於七十三事。略而未詳。其自國初至今。民賴其庇。其跡不可不書。了菴居士楊興。乃英顯之門人。董常也。運會符契。來貳古通。遂拉中和道人。馮如意。炷香扶鸞叩神。於是

一溺者善賢侯也。兩穀者惡利私心也。曲兩者惠遺黎也。殞賊者旌孝婦也。北郭者誨求嗣也。返火者匿奸計也。平直者現隱祐也。費丁者賤勇力也。石牛者惡好貨也。五婦者諫重色也。顯靈者不忍蜀之罪也。大丹者遇聖師也。巴都者嫉臟污也。婆婆者明天性也。戒龍者和鄰祇也。鳳山者尊所生也。魚腹者矜老苦也。口業者彰惡報也。東郭者懲巧偽也。牛山者分善惡也。天威者憎逆婦也。尚義者貴同氣也。旌隱者厚士風也。佑正者高烈女也。殺生者遠庖廚也。酷

虐者戒偏性而害物也。閔世者念黎元而將救其亂。不忍無功於物而叨受血食也。咸陽者明靜心妄動則招尤也。邛池者爲所親報怨也。解脫者謂冤不可成而非大聖則莫能解也。仁政者悟前非而積後果也。幽明者俾世知暗室之不可欺也。籌帷者償宿債也。如意者大有爲也。丁未者兆命於當年而佐聖於今日也。水漕者司天澤也。桂籍者喜文儒而尚德行。定優劣而司予奪也。若夫應舉孝廉結友姚萇顯八公之績開中興之運與其李唐二帝入蜀之符驗我

朱累葉報功之祀典則有內傳行事與夫名卿翠琰大手綸言在焉。非此顯化之屬也。侍生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竝族兄兼善四人者事吾之久。緣法相契。邇緣篤於事神而有七十三化之疑。嘗請於吾。因命四子設壇於誠應樓。諸生執鸞相事。更代其勞。於此發揚闡露以待知者。仍令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董其事。及繪畫刊本傳諸當世。嘗謂幽明異途。理致則一。在洪荒無爲之世。則鬼不能干神。而神不能干人。於樸散多事之際。則人僞滋廣。非天不足以勝

文。帝。書。金。三。五。
之。是。故。聖。人。神。道。設。教。始。有。天。人。相。因。人。神。共。理。之。
化。要。其。所。歸。不。過。垂。世。立。教。之。大。端。也。雖。然。法。立。而。
姦。生。真。去。而。偽。起。砥。礪。或。可。以。亂。玉。稂。莠。或。至。於。敗。
禾。假。神。為。言。誣。天。欺。俗。者。亦。有。之。是。則。付。之。於。清。議。
又。不。足。與。辨。也。時。淳。熙。重。光。赤。奮。若。至。日。寶。屏。山。序。

文昌化書中

大興朱珪石君敬校

五臺李永恒壽山重刻

化跡總詩

緣事將成信有時。人能宏道復何疑。不因百尺樓工
畢。爭得多生事跡垂。典實任從機銜耀。始終庶可見
云。為。從。今。又。被。人。間。世。傳。出。清。河。百。首。詩。

第一元命化

混沌初分濁與清。東西分野景鮮明。中含太乙氤氳

氣。吾已潛符造化情。獨占宮辰雙女上。專司火德五行精。率然自厭居荒落。脫蛻終期道果成。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丙傳。化字世人誤傳作代字。今正之。○按大洞經序。帝君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於吳會。卽今平江是也。

第二流形化

遁跡靈巖不計秋。目光開閉自剛柔。吞霞滿腹無饑渴。養息潛真任去留。數足轉形歸孕乳。時來隨分事王侯。會稽勝地堪揚化。張氏生身世屬周。

余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仰天而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符列宿。予於是生焉。

第三生民化

北堂一夕夢吞珠。隱隱襟懷震夙初。厥月誕彌延穀旦。靈光充滿耀蘊廬。儼思不與群兒戲。嗜學仍於百慮疎。耆舊相逢每相語。謂吾他日是洪儒。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矢。張羅網。世掌其

職。子孫因以張爲姓。顯於吳。

第四易俗化

吳因泰伯遺風後。一變民情似島夷。剪髮務從安澤。國文身將以禦蛟螭。性情不願隨時俗。冠履惟思習禮儀。始也親朋嫌矯飾。終焉鄉里翕從之。

余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余旣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履。自習禮文。內外莫不以余爲異。及其久也。從余化者。十有七八焉。

第五稽古化

三吳僻處在天涯。文物無稱少麗華。帝典未嘗傳遠裔。皇墳那得布農家。幸因膚使傳縑素。頓令卑情識制麻。從此一方絃誦美。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從予習之。皆以予爲師。

第六奉真化

寂寂茅茨晝掩門。行人稀到水邊村。深耕偶得黃金

像。久瘞猶纏紫葛根。不忍鉦音鏹磨體質。聊將焚獻
度朝昏。迷歸海嶠禳災疹。一境生靈賴此恩。

予之居事猷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頂冠如崇山
疊翠。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憑几
巍坐。荷花爲臺。高尺許。重鈞餘。初未知爲何神。詢
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
爲神物。用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吾家素貧。雖迫
於衣食。不敢起鉦鏹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
駭。非人力可支。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儻來。今

爲衆捨之。以祈海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
投狂瀾中。俄而風止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爲
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謝。拒之不能。自是温温然
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像之所。蹤跡之砂積有
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以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

母氏劬勞歲月深。風寒暑濕久相侵。醫巫胗脈皆無
效。鍼灸頻仍殆不任。剔骨和羹償夙願。吮疽出血本
誠心。分明夜聽神仙語。二紀延年表至忱。

子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紉。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滯。遂成疽瘡。舉發於背。始以巫覡音檄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爲吮疽。大出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繖。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

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翼曰。勿藥。果符神告。

第八幽婚化

婚對由來不等閑。此生奇遇是前緣。靈骸不朽如相待。清夢重遊豈偶然。嗣子已堪傳後業。芳魂俄復掩重泉。壯年頓絕陰陽事。衆議稱予骨是仙。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逑之心也。何因母氏嬰疾。以未見孫息爲恨。予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

文府書金
一林麓。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子。靚妝坐其中。顧予而語曰。君非張善勳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女曰。妾與君居。雞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爲好學尚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而清議無間。妾心恥焉。由是得疾而終。今三年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爲我圖之。予悸而寤。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友人儀堅成。縱忠尋幽。忽

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出。呼子爲郎。蓋夢中所見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走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爲婚姻云。

第九淵石化

春光淡淡景遲遲。春水溶溶清且漪。羅綺岸邊搖倒影。神仙種裏悟前知。白文細篆成淵字。青石圖形似小龜。生子立名符感兆。貴知天與自無私。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

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雞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隱隱如淵字。意感而有孕。既生。名之曰淵石。方齟齬。仲忽告子曰。吾兒真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盡矣。語畢而逝。子乃不復再醮。

第十馴雉化

天摧地裂。情堪擬。荼毒無門救。二親負土培墳。酬怙恃。寢苦枕塊。益悲辛。黃泉路隔。嗟何及。白雉情傷亦

言馴禮制三年。罔極節哀。於以率中人。

千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子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雙。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咿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流化

壘築墳岡。不憚勞。何期平地發波濤。松楸欲變無何

有棺槨猶憂不可逃。大洞仙經除厄難。真金聖像鎮
鯨鰲。秋霖已霽湍流息。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纔百餘步。蓋一時匆遽。卜
之云吉。自以爲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葬之五
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爲岸。水
湏音承不竭。勢頗浚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
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並取家藏金像
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湧漲。數
流爲一。吾益恐。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

塢。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大洞經序云。三
真人授文昌大洞經。金像授法錄。行持屢獲感應。

第十二降瘟化

雙親之死爲瘟災。切骨銜冤痛且哀。生育恩隆情不
匱。幽冥路隔憤難開。神兵執祟明中現。法錄傳真夢
裏來。落筆神符救民瘼。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
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
怏怏。比因墳岸回流。實自大洞真經金像之力。於

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冀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子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示予。拜而受之。既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錄。又一日大洞法。因開錄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予前。俯而聽命。一人持紅旗立於衆先。白子曰。願聽使令。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曰。吾要爾等治瘟鬼。此

鄉張屯使家。閭門病瘟。爲吾驅來。語畢。一持旗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鷄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翼斧鑿之具。子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辭曰。弟子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真官符錄所在。卽不敢至矣。子因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病瘟者。與之符法。皆

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

風寒暑濕因天變。飲食興居病在人。黃帝脈經詳子
毋神農藥性辨君臣。按摩鍼艾隨輕重。補瀉推移審
故新。但得天民無橫夭。勤勞不惜此心真。
予以法錄救人疾。疾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
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若邪祟者。受瘧厲者。逢
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凶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
然有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

異。或因喜怒哀樂而感於內。或因風寒暑濕而發
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之事也。
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子實赧然不足於
是。講究脈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
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
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

作善家庭祇自憐。不期聲譽乃喧傳。名聞王國心無
愧。位列天官事有緣。六氣和平方宴樂。萬民疾苦易

安痊當年稱職吾何力。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爲事。而又爲
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旣以國君所薦。又歷試之。以
予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予甘心焉。於
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之世也。時王畿豐
稔。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予
得以稱職焉。

第十五薦賢化

人之有善如吾有已。達仍思未達人。大智潛心能創

物仙方治疾可通神。推賢汲汲誠無隱。自代區區意
本真奏徹宸聰。蒙異賞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醫公孫智之者。賦性慈慧。而記問詳
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
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
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
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
臟。拘之以黃墜音某。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
神效。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爲不如彼而位

居予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鬚有疽生。一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傅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王以爲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

第十六格非化

太醫活國理非輕。賤賤輸忠政乃成。形迹相忘疑自釋。樞機不密禍山生。微言忍使彰君惡。削橐何妨隱直名。但得聖朝無過舉。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勳。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太醫

活國。今真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旣與七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憂君憂國之心。一步履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冲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西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予亦少

有力焉。

第十七榮歸化

十年。膳任拋桑梓。一旦榮歸復里閭。嗣子卯童驚弁服。田園蹊徑訝印墟。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卷舒。再識北窓春睡美。任從雞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穉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鳴鶴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歎。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

鄉大夫。設席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沂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爲榮。

第十八敦宗化

宗人本是一根生。貧富誠難較重輕。祿廩儻來何足吝。親朋至此若爲情。死生並與周婚葬。俊秀仍須爲作成。他族聞風喜相效。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窶。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

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效。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

聞說西方大聖人。苦空寂滅以爲真。行歌自信浮雲喻。坐想徒勞夢幻身。得訣坦然超彼岸。忘言聊以穀吾神。從茲始悟歸根理。南北東西任屈伸。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

方便爲門。以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死生如朝。齏如夢覺。無憂悲喜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隱者。行且歌曰。朝陽之暎。觸石生雲。初焉髣髴已而續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畏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趨。爲異類兮芸芸。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畱聽。少焉憑軾而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領妙理。深契愚衷。願惠

文帝書鈔
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
仰天而歎。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
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
死而不亡。證無量壽。若果終於彼岸。則可成正覺。
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爲神似。予受
教焉。於此塵緣既畢。百慮頓灰。時丁仲秋。會集親
友。畱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得吾之真。
知身是客。

第二十君山化

君山一境最清幽。鷓馭徊翔爲少畱。湖景昏明從
夜林光疎密任春秋。無身不顧千年藥。有道誰貪百
里侯。極目烟波供受用。飽聽欵乃看夷猶。
予旣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
境。因少畱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
繫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
愛。吟風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
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庭
之真逸。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

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第二十一感生化

神職君山歲月遙。洞庭深遠絕塵囂。偶嗟泣涕無從出。已覺悲魂不可招。換舍投胎緣未足。拖泥帶水恨難消。玉壺不肯藏春住。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剖羊醢酒呼號而祭者。其聲哀婉清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體有塗光。三醉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

癘。家鄉萬里。旅櫬難歸。日月不居。行將卒矣。重金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蓐有期。爲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身墜。婦懷。懵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已生矣。

第二十二奉先化

厲王監謗衆心離。先子忠言履禍機。流彘早知將易

立逆鱗。悔不聽。防微錄孤聖澤。會無間。美謚英魂。更有輝。徑陟諫垣。承世職。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鄰兒與予嬉戲。則以泥土繪帛。結束設像。以爲古人稱揚故事。或爲君臣朝會。或爲父子告戒。或爲師徒訓勵。或爲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始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既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之禮。西序答拜。

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爲保氏。常諫王惡。而王性多忌。耻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曰。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旣而不祿。天下冤之。今王行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謚。之職。宣王之時也。

第二十三孝友化

長兄不幸身無後。同氣由來本一支。母氏悲傷情有
感。楸陽立繼理爲宜。北堂旣慰慈親念。幽壤終爲死
者知。喪禮盡於王父母。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旣壯。有二子。
長曰然明。次曰楸陽。楸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
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予毋哭之哀。因言亡兄絕世。
予請以楸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
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

服。斬衰三年。哀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
字而不名。

第二十四沔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勲望才猷。冠聖朝。經武緯文。心固
美。征西伐北。地方遙。鎬京飛語。興讒謗。沔水聲詩。托
諷謠。君宰相歡。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所慕。國家中更
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卽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
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子與王居。吉甫居多。大

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子。為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為沔水之什。王聽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為優焉。

第二十五白駒化

聖慮憂勤。既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遯去嗟黃髮。詩什形容咏白駒。東帛自茲通下國。群賢俄復集東都。皇家招隱興王化。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予為大夫。於時四方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為譏刺。勸王畱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東帛弓旌。已遣無虛。未幾清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第二十六舉讎化

先君飲恨下黃泉。在禮讎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及。後人溫叔乃為賢。只知所舉惟才口。豈憶無辜被譖年。上亦昭情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終天之恨。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溫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韋。韋謂子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

行。有子如此。蓋警繇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為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既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天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後。五女皆孤益可悲。納采問名如父在。費羔奠雁及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日。泉下幽魂亦展眉。師氏韋仲將。與予為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風

駕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既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既無卹典。五女何依。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林陽之婦。

第二十八慈訓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願耳目尚聰明。緣深不感旁門法。心著常持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

空靈。臨終切切垂慈訓。證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常持內觀經。紬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歎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爲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

超升上界。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冤讎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為妙惠真人。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為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聽。忠懷歷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為詔媚人。盡節九泉。吾不恨。尚憂周道寢沈湮。予有齊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

從事禮之變也。三即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勳舊如尹吉甫。或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惟予為老成。上初以宮涅為太子。予力諫之。不能其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予又諫之。王以予恃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色。予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後命。予惟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真。然尚憂周道不振。有失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棲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
及。直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
丹科。雪山一境非塵世。來此棲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
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
以予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
子無身矣。射子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覲甚。亂王國
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
名飛越。子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

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
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
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
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畱於此。子聽
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大仙。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遼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
外。是非不到水雲間。力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
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旨爲重頒。

子方畱雲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峰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丰神巖峻。目有光芒。警歎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

接岷峨。南通邛徠。東挹巴庸。廣袤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爲要地也。自山王白峰主。托生爲蜀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旣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劍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嶠。以人爲食。真官旣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群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

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刑。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現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双並前。斃於刀下。又於血汗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

幽明政治。雖殊異。平直存心。理則同。孫滌銜冤。當雪耻。宜有力。孝未酬功。嚴刑不恤。答魚背。保奏終期。徹帝聰。小大神靈。皆敬畏。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旣卽真。爲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因拘其魂。而亂之。爲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旣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

故孝子吳宜肩嘗爲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受子爲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小大之神咸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厭誅良害善鬼爲殃獄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可傷奏達上穹符允報遺黎仁壽遂延長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爲后后賢有子宜白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及褒侯以媼進遂寵媼而疏

后尋以媼有子乃廢申后以媼代之媼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逐宜曰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境予訝其太甚卽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恤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湮墊厥

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嚴親意不同。爲食成讐情已甚。回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訝自攻。畱與世人爲鑒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爲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七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

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煙焰蓬勃。勢不可回。轅負母而出。仰天號呼。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顛仆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爲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致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實餒甚。心怨於子。方蕪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

欽。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閑。毛氏喪身猶未
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
巨姦。艾敏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慙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
娶魚山侯釜之女。逾年釜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
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
黃金耳璫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

三十四十五

欲歸而復取。則曰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
呼。携耳璫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
遺之物。兄嫂至。媼家。兄可先歸。婆已領望之。無方
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既別。移時。侯氏
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
遽與嫂別。既還。而夜深。翼日。復訝其女已約歸。而
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釜疾革。言亡
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
能自証。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

不存。始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
神艾敏來告。予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與妻毛
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侯之衣。予追毛
氏。毛與侯年相若也。鼻毛之首。携侯與俱。陳而得
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
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苴邑化

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既會胞胎當愛
護。如緣衣食莫沉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

自均從此一方風俗變。刈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
民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
不舉矣。蓋蓄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
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
卽與約。有男子力能耕獲者。畝之厥後所生。斷不
容留。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
次子三歲有癩。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
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子。請救之。子從焉。詢其所

以致歿之由。蓋前後和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真
漠無歸。共爲崇焉。子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
雖言之。干十不悔。子乃遣功曹荀明。傳子之語。使
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
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
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干十自怨自艾。叩頭出
血。請命於子。子爲戒之。使改其行。干十從之。其子
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文昌化書中

大興朱珪石君敬校

五臺李永恒壽山重刻

第三十七拯溺化

秋雨霖霑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壅溢深無
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政乃
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湍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
霑。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

卒不能泄。波濤宏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爲岷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塗盛。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攪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携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閱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濶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沉溺之患矣。

第三十八雨穀化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爲衆心。許氏賑饑將竭產。羅家閉糶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子

奏上帝。有旨。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子乃
勅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
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
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
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聞之。自經。

第三十九曲雨化

苴郊之北。巴江西。中有龍山。險可躋。民質素來全孝
敬。歲荒久矣。望雲霓。曲施嘉澤。成秋實。免使遺黎病
夏畦。自此遷居來者衆。老人扶掖幼提携。

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
百戶。許望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
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壯力作。老
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
春耕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畫以方隅。許爲案
盛。非不敬也。旣有所收。未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
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爲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
也。吾爲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竝苴邑之
工。借巴江之水。曲施雨澤。三日而止。一方有秋。邑

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衆矣。

第四十頌賊化

孝婦劬勞爲養姑。水清一志爲無夫。鉛華不御從人訝。針指爲生乃自娛。禮葬哀深方復祭。愚民白晝輒穿窬。不惟正節蒙神佑。兼示貪殘被鬼誅。

漢水之濱。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迷之人不已。

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爲求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爲人縫紉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工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其出。踰牆啟鑰。盡携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十人。執盜於市。舉揚所竊。

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第四十一 北郭化

人之嗣續。貴非輕。只在心田種果成。欲速區區還是拙。招尤累累豈能平。栽培卉木姑爲喻。周恤孤窮俾用情。貴子承家號神保。乃知報德自分明。
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爲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

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爲計愈疏。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祥望。覘祝巫歌。月餘不已。子因化一居士。謂之曰。栽植桃李。旣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莖。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知乎。曰。不可。子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蓄者。畱之。不可

蓄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爲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爲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爲娶婦。指授別業。使爲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後。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第四十二反火化

兄弟從來本一。支如何鄰壤。便相窺。苴侯要利。情難測。蜀主登宗。自不疑。烈焰亘天。方可畏。雄風刮地。反遭危。空中明語垂端的。始信神明不可欺。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於苴。是爲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子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與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勝蜀。

第四十三平苴化

苴侯立國號葭萌。不念魚鳧是弟兄。戈甲相侵民橫死。封疆密邇事虛爭。更因信使談形勢。現出神兵示重輕。葭邑一朝心伏羲。免教塗炭及黎氓。苴蜀既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隅。予因現神兵而傲之。苴侯疑其襲已。遂乞盟焉。使者言之於王。王爲予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

生前直道雖罹禍。身後遺靈耻括囊。君寵五丁忘武

備。予方三狄抗封章。只因運土增妃墓。不信談兵拒敵疆。謂我妖言何足較。從而毀廟又奚傷。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五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旣而王親信之。寵用之。且侍左右。會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旣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

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子既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強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爲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闈上書。其略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庭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豷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爲費氏

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阜。列爲侯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強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謂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警盜而廢犬也。子力辯之。時五丁在前。恃王之寵。欲來見辱。乃隱而不見。五丁以子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子廟。子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

巴蜀相攻蜀富強。秦人貪蜀巧思量。非干孝惠興謀善。自是開明用意荒。鑿石爲牛山下立。鎔金作糞尾邊藏。好財不聽忠言諫。鑿路興兵致後殃。

周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際。秦與蜀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啟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境。鑄石爲牛。形製既大。置於草中。又鑄黃金爲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爲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既頻。蜀王知

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曰。予復化形爲儒者。以仲弓子長爲名。請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潸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第四十六五婦化

秦人貪蜀欲并吞。嶮道開成入蜀門。尚恐石牛彰詐計。更將宗女許新婚。不思大國難爲偶。妄謂誠心有所存。逆耳固知辭枉費。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既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而善鄰。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歎曰。彼強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自備

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衛士中現儒生像。自陳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勅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顯靈化

忠懷不忍秦侵蜀。力諫吾君反被嫌。怒像本期鄰敵畏。大身俄爲玉音潛。路還七曲行方徹。山壓群靈命盡殲。從此一隅知敬仰。劍南聲勢已炎炎。

五丁既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小大懽悅。盡昧於

禍機以非爲是以禍爲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劍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譎譎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子也我將搏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爲丁所及持予甚急予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

反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山摧勢逼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沉焉爾後蜀并於秦吾亦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

老氏中原厭用兵西昇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里所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冤自釋吞丹志一體斯輕乾方不是潛真處却住坤隅慰衆情子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間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

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合。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一日。請憫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爾旣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旣有功於蜀。今國號雖秦。而井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爲一。爾

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巴都化

大凡臨事莫欺心。心境纔昏禍必侵。巧計受珠誇倖。械厲聲決獄逞胸襟。鞭笞二百難輕恕。受痛三旬可自斟。廟貌重修非所望。祇將直道報知音。秦旣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爲郡。久之。巴都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

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勝箠楚。誣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三日。貞竊其貲。欲逃他所。爲威所覺。貞臆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屬醫者。別日。但以小篋作封藥來。雖在客前。無忤怩也。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未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爲言。伊受之。方入中霤。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

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款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神靈。察此冤抑否。予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訊之得情。庭儀曰。珠寶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寶方入而易之。旣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款。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爲予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婆娑化

人之生子要尊親。自幼劬勞育爾身。冒姓固知羞見問。所生寧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夢裏遭笞痛亦均。一旦冤人成父子。鄉邦風俗可還淳。

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安行。來至巴郡。淪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稅之。一槩爲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

不敢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治。有民周符。本轅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携而出。適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禍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旣亡。平叔時往訪符。

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四。平叔私計。以爲符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答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安行。且言子敢答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爲決之。子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子復夢中責其不卽聽從。答之。百下符。旣覺。達旦不寐。

明日。拜於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遺體。今神來見責。撻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豫其家產。惟父之是從。鄉人。以爲賢。周子筮。乃分貲與符。任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托焉。

第五十一戒龍化

周旣爲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爭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爲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澣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漬年。

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澣者。千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予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子

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朝宗回日。予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天地為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為一。則今日之盟。可寒。訣別而歸。

第五十二鳳山化

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胎豈易哉。情實片言違主意。羈棲兩紀受身灾。不因夢裏騰雲去。爭得山邊避

雨來子母如初天理在。晚年甘旨且相陪。

果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爲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不字。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妝貲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每以王氏續嗣爲請。知柳有娠。卽以已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爲備。旣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

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也。夫君賢之子百晬。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別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爲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代耶。尋撻之。卽易其衣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饑寒苦辛。無

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而兒憶母否。宜壽亦哭。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箠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死。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携而爲質。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饑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招音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

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附書詰責。又被逐焉。旣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旣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而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唯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神祇爲之感格。巴渠二江相

合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毋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爲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

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第五十三魚腹化

生身爲女。已卑微。况被狂夫掠賣之。飲泣父親成瞽。廢積憂。毋氏似癡迷。異鄉苦樂誠難測。一命存亡不可知。直待管音元彰報應。臨終方悔沒便宜。

蜀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爲卑。涪水之濱。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佑遨遊蠶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爲惡少管元

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爲元所賣於夔門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而死。子聞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讓龍。乃得其實。子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旣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盡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

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爲鄰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寶珠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管元者老矣。子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爲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第五十四口業化

人生口業報非輕。莫把邪言作課程。妄語以虛爲實。事綺辭增百作千名。血隨砭石流無已。罪積陰司貫已盈。犁舌不須求地獄。眼前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駟僮也。或曰厥弟不

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砭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則旣傳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悞爲情實。至於面折之。窘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爲頑嚚。目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興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辯證之。所習旣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黃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

復治之。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一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儉。之不一。鬼神之受人享祀。祖禰之邀人奠酌。皆訶罵之。予適與江濱會語。聞其多口。予方竊笑之。里域真官虞奇叔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舉而詳言之。予乃遣功曹繆真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不能食而

死。

第五十五東郭化

工作雖然爲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減輕添重由心造。提後推前以意猜。業熟兩眸皆瞽廢。藝精五指盡傷摧。三年陽責人爲鑿。寧免鞭魂死後災。

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闖闖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贗音雁。僞音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爲

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其欲減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爲便於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爲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予乃遣里域神段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旣以聲名漸彰。求者愈衆。貪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瞶。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旣以失明。

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爲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錐斧釘鎖。冒險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旣識之。皆無卹者。饑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殍。由是所用之者。因少戢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

積善須逢善果。惡人還值惡因緣。公平苟信無凶報。慘刻蘇珍惹禍愆。但種稻梁先滿地。莫憂荆棘後

參天請君試看簷頭雨。滴滴相承不肯偏。
蜀郡涪。鄰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行。
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反。信以公
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倜儻。珍以
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
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
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
而儉用。珍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
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

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爲賢。以珍爲邪。且
以珍之敢爲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
間。鄉老周同舉手示衆曰。秦有二水。曰涓。與涇。一
濁。一清。皆赴於河。發源既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
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涓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
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頰俱赤。投袂而起曰。苟
君是涇。珍是涓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
爲。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
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

爾珍每見信必眦睡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墮儀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子與諸龍君皆豫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往拯之。邾涪二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携儀真近岸。而轉明能於淵。曾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直牽携。而人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使

邾龍曳珍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子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感化

婦人植性固多偏。孝謹誠勤豈易全。宿業雖應雷斧禍。今身幸有事親緣。亘天虐焰俄回息。捲地威風忽變遷。馬氏焚屍支婦免。乃知輿議合於天。邾邑民支祖宣。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

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行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貲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歿。淹音葉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於天帝。帝有旨。令焚汝屍。而汝氣已絕。事未之

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瘞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申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

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予言之。予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予卽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第五十八尚義化

昆弟由來一父生。至親安可便無情。李華待蔚真堪尚。雍滌欺源太平。折臂輿情知顯報。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令薄俗成淳厚。鴈序怡怡免競爭。

黨音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爲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怡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爲仇讐。妯娌爲冤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畱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箠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辭理。

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爨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爲子。華泣對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旣長。爲名士。爲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爲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

乃撻之。彌明服義。尋以家資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爲賢。秋社集。予在祭焉。鄉人以雍李相。况爲薰蕕。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之。予不平焉。乃使直事。紆其臂而折之。滌妻尋亦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爲不義之報。太守旌華之閭。曰尚義。

第五十九旌隱化

世情習俗最移人。日用塵勞喪本真。守道牢君天所

祐。輕身蘇子鬼猶嗔。至言傳誦為規範。廟食興崇致
 奠輪。蜀士始尊中國教。俗儒一日變真醇。
 蜀自秦并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
 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
 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牟麟。
 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
 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
 郡守温瑀。辟請為從事。既不起。丞于宸。往邀之。接
 語移時。所談皆因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宸欲致

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宸以告瑀。瑀嘉其節。
 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自
 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
 為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踵門而辯之。麟
 亦自以為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為。吾實耻
 之。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子適見之。乃化一儒
 士為之解紛。顧眾而謂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

在焉。非人爲也。奔競無耻。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爲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爲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子曰。爾爲誰。答曰。予所謂張仲子者也。衆驚愕相視間。子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幼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爲子立廟。

第六十祐正化

謀他財賄已非宜。况復蓄心苦見欺。正女一言所響。報吉人盡室免傾危。俄驚縲絏皆離體。尋使凶磔尸福善禍淫天理在。非子受祭報其私。

北郭富宰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一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惶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

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子子乃遣功曹
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
盡執其賊翼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第六十一殺生化

蠢動含靈皆有命貪生畏死與人同因思骨髓脂膏
味俾在砧刀鼎鑊中不顧冤魂隨影響只知滋味潤
喉隴杜章享盡前生福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
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持門戶厨

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禱
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創以就口食所
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
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罟取
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
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栖惶無聊尋
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是餓
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
於是仰天呼冤子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

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日久怨苦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以白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第六十二酷虐化

公孫武仲。處心廉。鞭撻諸胥。失太嚴。資水賴恩。還縱吏。酷民。誅取卻無厭。化身戒勵。誠維一。改行寬平。利

可兼。裁抑有餘。增不足。吏民兩邑。惠俱沾。

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恕。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蒞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用飲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狴犴。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爲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子戒

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已
咸以爲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蕭
潔焉。

第六十三憫世化

周室隳頽爲不仁。蒼姬一旦變嬴秦。慘形暴戾無和
氣。詐計窮兵又幾春。不忍中原罹此禍。願開方寸濟
斯民。上天有旨垂俞允。雨後乾坤又一新。
子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
已而周喪。天下皆嬴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

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於斯久矣。子以久處
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
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代
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爲赤帝子之後。
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咸陽化

護持全蜀幸優遊。應世情牽強出頭。被譖不成膺繼
統。殺身空與結冤讐。封王緣薄終何益。報母心酸未
肯休。那得身爲率然相。盡吞諸呂怯幽憂。

予之懇於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為赤帝子之後。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為漢帝矣。予縱目間。為監生大神所擠。墮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中。而本志尚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

以予兄為不類。薄之。晚年欲以予為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為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為。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 邛池化

恃勢凌人。不可為。無辜子母被誅。夷銜冤入地。至極矣。不共戴天。良已之。諸呂後身同一邑。雙親乞命在斯時。海波平陷四十里。還我當年受百罹。予自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嘗蓄宿憤。

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真。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爲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灑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

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血氣薄少。不能施化。願此石下。倘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子識母氏心。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之。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予所爲也。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子爲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足。因拘而噬之焉。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子詳。訪於子家。而不獲。逮子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子無狀。將

見殺焉。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爲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爲妖也。今必戮之。子日。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爲畜而殺人。豈合尹之事乎。令叱子使退。子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畢。子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以予爲妖。子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

而噴。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爲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第六十六解脫化

嗔恙之心莫易生。此身生處是無明。只知直理堪平。訴不待琅音輒徑行。謫受大身遭熱惱。填還冤債慰群情。世尊一語消除業。却得當來面目成。子前以呂后冤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

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翼日玉音薦降。以海神晁閔。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天枉。帝命賜遣。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嘔噉不已。宛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

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象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隨處。生子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赦度。萬靈諸聖。道衛先後。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伽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

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子皈依焉。

第六十七 仁政化

三十一

嗔業熒如障最深。堅持鎧甲。莫容侵瘡。傷爾體猶苦體。痛切他心。似我心。吏既不欺。終幹濟民。知相愛自甘臨。清河薄譽。緣斯得。歌詠誰將。和舜琴。子既離惡趣。即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為張禹之子。名勲既長。為中正所推。為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定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誥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

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爲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兩暘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之末也。

第六十八 幽明化

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股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予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盡心於道，道斯行。篤志求仁，仁自成。性定乃能通書，夜神全方可治幽明。林宗獎拔，存公議。帝子傳言，無隱情。三紀辛勤，多功績。不妨陰騭，相群生。

予以先世善政有成，根業滋茂。天年甫盡，卽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

忘於故稱也。復爲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浮沉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日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之屈伸冤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予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帷化

襟懷有武且兼文。一寸心田萬象分。寶運將開司馬氏。兵謀聊讚鄧將軍。出奇間道行吾計。盡瘁沙場佐帝勳。史氏簡書還闕逸。何妨籌畫世無聞。

子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日期。乃爲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爲從事。凡所舉謀。予必預焉。及伐蜀之年。予爲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良邪。瞻不之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矢星飛。集於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中池未償之報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

帝手何年自執持。玉京一旦賜於子。指揮行陣陰兵
白。顧揖仇讐惡意移。利器尋常爲伴者。舊名時復自
呼之。從茲所向皆如意。三界神靈誰敢欺。

予既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俾子
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子。帝旨若曰。咨爾
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資汝斯杖。無
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

越裳西畔金山色。越嶠音南邊近海涯。醉眼醒看新

三百卅一

日月閒心猶愛舊烟霞。元辰司命專丁未。趙國中興
顯故家。火德佐王十萬祀。始從今日拜真嘉。

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
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嶠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
勝境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
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
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予爲
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

第七十二水潛化

夢裏為龍為帝王。多生習氣未能忘。笑他酒饌循滯
祀。書我官銜牒水鄉。風雨聲中奔衛子。桑麻陰下舞
商羊。職司全蜀幽明事。七曲遷居道路長。

予已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
於土木。予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水際自書
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
為人。迄今顯化七十三矣。乃呼予為運判。促上白
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宮庭明厥。父母
以下。血肉皆在一。夕雨澤大作。徧全蜀之境。尋有

旨。以予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

第七十三桂籍化

儒家桂籍隸天曹。得失榮枯數莫逃。夢契真誠題義
顯。榜隨陰德姓名高。封妻蔭子山寒裔。曳紫腰金自
白袍。為報雞臆無寐客。勉心文行莫辭勞。

帝以予累世為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
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子。乃
至一府進退。皆隸焉。

